

故乡年味

◎ 二〇一九级公安管理学二区队 郑傲麟

“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故乡自贡的年味,是自贡游子心头一份古老却永不会淡忘的期盼……

回乡的彩灯

“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享有“南国灯城”名誉的自贡,年味总是从美轮美奂的彩灯中开始的。

年前一月,自贡人便开始张罗彩灯的布置。从传统的用竹条或木条制成骨架,再完美地贴合住由纸或绢作为外皮的灯笼纸,到如今不断创新融合的新概念彩灯,彩灯在一代代自贡人的巧手中变出了百般花样。无论是国际灯会上形态多变、绚丽缤纷的大型主题彩灯,还是家家户户门前的一对红色大灯笼,它们的光照亮了年夜,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手是最巧的。小时候过年,我和妹妹总缠着爷爷做小灯笼。小小灯笼,制作起来可不简单。爷爷先要把预先加热、晾干后的竹子刨去粗糙的竹子表皮,削成长短宽窄相似的竹条,然后变法似地把红纸糊在编出的一个小小的灯笼骨架上,之后就到了我和妹妹等待晾干的时候。爷爷常在做灯笼的时候给我们讲彩灯的传说故事,虽然年年讲的内容都一模一样,但我俩却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提着爷爷做的小灯笼,穿上红色的新衣服,看着邻居小孩投来的羡慕眼光,是我和妹妹最为神气的时候,在邻居小孩仔细端详我们手中的小灯笼时,我们也不忘给他们讲一段彩灯的传说故事。

满桌的佳肴

自贡因盐而富,九大碗的名号更是自古有之,年味便在这些美味可口的佳肴中洋溢开来。

自贡人的年夜饭各家各户必备九大碗,耙耙肉、酒米饭、夹沙肉、烧白、个子鱼、回锅肉、冷吃兔等,再配上自家的香肠腊肉和特色炒菜,就算是一个“巴巴适适”的年夜饭。从腊月十五后一直到腊月廿九,市场里都是热热闹闹的,在家的老年人们早已闲不住了,不约而同地开始准备年夜饭的食材,清点着子女、孙女孙儿爱吃的东西,买上满满一个背篋的食材作为预备。香肠腊肉已经晾得正好,也全部收起来冻在冰箱里做好准备。再给儿女们早早地打上电话,话语间也都是藏不住的喜悦。心里细数着过年要做多少菜,一边开始准备办年事,一边和邻居唠嗑起自家的儿女。

做年夜饭本身是很复杂并且很花费时间的事情,在我家,满桌的佳肴都是爷爷奶奶一个一个精心准备的,每一道都需要爷爷和奶奶花费很长的时间。印象最深的是爷爷奶奶做的耙耙肉。耙耙肉是自贡人家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菜,但各家有各家的特色。爷爷和奶奶做的耙耙肉蛋皮金黄,肉质鲜嫩。别人家耙耙肉的汤汁里垫的都是酥肉,但因为咱们儿孙辈爱吃排骨,爷爷奶奶就把下面的酥肉做成了酥排骨。小小的变化,却是浓浓的爱意。爷爷和奶奶两个人,一个做耙耙肉,一个做酥排骨。做饭的一段段时光汇聚在一起,最后都成了儿孙辈们的欢笑声和一家人年夜饭的温馨与幸福。

祝福的采青

大年十五的夜里,窸窸窣窣总能看到打着手电筒“偷菜”的自贡人,这在自贡话里称为“采青”。自贡人采青的历史似乎历来有之,也在自贡人中有

极高的认可度。在传统的说法里,采青意味着自家的菜能被别人看重,说明自己的庄稼做得好,同时也是对来年好庄稼、好收成的祝福。

我家的采青通常是大家子一起出动的,采青的时间不长,常常以我们几个小孩儿人手两颗菜结束。大人们走在前面,我们就跳着蹦着跟在后面,这家的油菜不错,掐一把,那家的莴笋长得不错,拔一根。我们穿梭在田野里,看远处的电筒像“星星”般在田地里闪烁,有时候碰到熟人也在采青,大家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奶奶种的地是极好的,第二早起来,总能看见奶奶看着沿着菜园一圈被偷走的菜,笑咪咪地叫骂,骂得越大声越好。这也是自贡人采青的习俗,要以能听到主人家佯装的叫骂声才算吉利。我们一家人就看着昨晚采来的菜,听到奶奶和隔壁不远处的主人家的叫骂声,一起咯咯咯地笑起来。

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传统都已经消失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但对于我而言,记忆中故乡的每一丝年味都始终将每个游子的心汇聚到这一个地方,离不了家家户户门口的彩灯,年夜饭的满桌佳肴,还有十五的采青……

“滴滴滴……”是爷爷打来的电话,“娃儿呀,彩灯到处都挂起了,今年早点回家过年!”

“嗯!”我笑着回答,我想,故乡的年味大概更离不开爷爷奶奶的爱。

回忆

田老师

◎ 二〇一九级治安学三区队 何竹颖

她是一个很胖的老太太,一头整齐的花白短发,身形矮小,见谁都一副笑呵呵的模样,年轻时在村里当过老师,有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体面,所以邻里乡亲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田老师。

田老师是小区里最忙的人,她每天都要早起和面、包馅,忙忙碌碌地升起小区里的第一缕炊烟,待做好饭后,要叫醒家里上学的、上班的,等他们都出了门,她就开始洗碗、做家务、出门买菜……可她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窗边看报纸,更多时候会看她最爱的读物《西游记》。

田老师只会做早饭,且只会包汤圆。她包的汤圆陪伴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几十年,可有一天她心爱的小孙女却打碎了碗,嫌恶地指责她每天就只知道做汤圆。

小孙女刚生下来那小小的一团软糯得就像这地上的汤圆。从出生起田老师对她就是绝对疼爱的,小孙女在襁褓中时,田老师为了让她吃上母乳,便每天抱着她坐着公交颠簸半个小时车到儿媳的公司里去;后来小孙女身体弱,常常感冒发烧,每次生病都是她陪着在诊所里挂点滴。再后来啊,田老师也得了病,一种无药可医的病,可她却一年到头连一眼都见不着自己的孙女。

她病得很严重那年腿脚有些无法动弹,甚至连记忆也出现了混乱。那年孙女上了初中,青春期的叛逆让她变得极度暴躁,那时如何管教孙女成了家里最大

的难题。田老师也许是知道这事儿的,孙女从小便是由她亲自接送上学,于是有一天半夜里,田老师从床上摸索着爬了起来,提着书包,拿过枕边的手电,杵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了孙女的卧室前。被强光惊醒的小孙女生气地朝门口走来,“嘭”的一声将卧室门狠狠地摔了过去。可田老师也不恼,猛地一拍头,以为孙女是气她没有做好汤圆,于是便扶着拐杖又向着厨房走去。

田老师生病那几年最喜欢和人打牌,可小区里的人都不爱带她玩,谁会想和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的老太太掰扯对错呢?可田老师不顾家里人的阻拦,每天到了点就杵着拐杖往门外跑,一个站不稳,“嘭”的一声便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看起来像极了个圆滚滚的汤圆。

可她毕竟是得了病的人,哪怕在脸上缝了针,也依旧每天到点就往外跑。

终于有一天老太太跑掉了,这一次她没有去楼下打牌,没有人知道她的记忆停留在她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只知道老太太失踪了。翻遍了每个街道的监控,田老师出现在了在一个很老的站台前,上了一辆老旧的公交,车旧得无法安装监控,于是大家又靠着仅有的车牌号四处寻找。

见到田老师时,她一动不动地坐在车窗旁的座位上,傻傻的盯着找来的老伴,身上的异味让司机被迫将车停在了总站。一旁的儿媳在车下向司机道着歉,车上的田老师却因在车上失禁而不敢下车大哭了起来。

后来田老师高烧不断被送往了疗养院,在那里她一躺就是两年。小孙女在初三那年发了狠,考上了市里还算不错的高中,却很少能有机会去见她,儿女们忙于工作也极少过来,只有老伴经常在身边陪着。那时已经瘫痪的田老师再也不能往外跑了,我想她应该知道的,她可怜的有限的余生里陪伴她最多的只剩下来去匆匆的护士和无可奈何的医生了。

她是在重阳节离开的那天一家人“团圆”在了她冰冷的棺材前。她的儿子始终沉默,只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而女儿哭得撕心裂肺,双眼红肿,唯独孙女的眼里始终没有泪水,她知道的,再怎么哭奶奶也回不来了。

周国平先生说,真正的悲剧是爱的节奏出差错,一个人走了,留也留不住,等他后悔了,回来发现另一个人已经走掉了,唤也唤不回。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多么的漫长啊,长到要失去了才会明白自己曾多么温柔的被人爱着,长到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对曾经的无礼说一句抱歉。

奶奶对我来说自进入疗养院后就活在了爷爷的口中,在全家人共同对抗病魔的四五年里,她因记忆混乱出现的疯癫状态已经使所有人感到疲惫,她常常半夜哭闹,白天睡觉,每一次醒来后记忆就会发生改变,有时候说我正在上小学,有时候说自己才二十多岁,后来最严重时她不记得家里所有人,却唯独知道我是她的小孙女。——后记